

「跟隨恩師雪廬老師學習經教十年因緣—首重師承」學習分享
成德法師主講 (第四集) 2020/10/4 英國
威爾士蘭彼得 檔名：55-202-0004

兩位會長、諸位大德同修，大家吉祥，阿彌陀佛。

我們上一次談到老人家守這三個條件，而且提到，能傳法的條件首先要尊師重道。這個每個人都有，尊師重道是真心，真心每個人都有。因為講每一段話，我們都要是當機者的心態，這些教誨才能納在我們心田，不能老人家邊講我們邊起念頭：「我不行，那不可能是我」，那就受用不了了。所以師父上人在講經的時候也是指導我們，記得成德這時候學佛，有一段話師父說：釋迦牟尼佛講的每一句都是我們這個世間做得到的，假如他老人家講完告訴你，你做不到，那不是跟我們開玩笑嗎？這樣的引導很重要，印象深刻，把這段話聽進去了，那佛經每一句話我們都是做得到的。因為這個態度建立了，就會想著怎麼做到，就不會去預設立場，就不會自己設障礙了。尊師重道每個人都可以做得得到，肯不肯而已。不為也，非不能也。

第二要清白，沒有被染污。我們看到這裡說，那我們沒機會了。「何期自性，本自清淨」，肯放下就清淨、就清白了。《了凡四訓》說：「從前種種譬如昨日死，從後種種譬如今日生。」其實都是看我們肯不肯。

第三是肯學、好學。其實我們冷靜去觀察，好學的人為什麼？他的動力在哪？一般的人他做什麼事情非常投入，那你還得看他的動機。所以看那看不到的東西，動機看不看得到？你得去深入觀察你才看得到。同樣工作很認真，有些人在行菩薩道，有些人在追名逐利。所以「君子與小人，就形跡觀，常易相混」，從他的行為你

有時候分不出來，但是你假如能看到他的存心，那就像黑白一樣好判斷了。大家覺得《了凡四訓》重不重要？你看幫我們明理。請教大家，老和尚為什麼好學？他的動力在哪？我們效法了沒有？我們也可以好學，老人家那一種心境我們真發出來了，就好學了。

具備這三個條件，「老師會特別照顧你」，因為這個是肯承擔的人。你說特別照顧，這個是不是不平等？不平等當中有平等，平等當中有不平等，但是最重要是真心。因為緣有不同，從外相上看，他是應那個緣的深淺，你不能說他偏心。大家有沒有抱過怨，我媽偏心，對我弟比較好、對我姐比較好？這個假如不放下的話，真的跟著老師、跟著領導，常常也會說老師偏心、領導偏心。我們得從根上把這些習氣去掉，要成熟一點。要站在君親師的角度，這樣才會成熟，才不會斤斤計較。

我們真有這三個心境了，那善知識一生的行誼就給我們做榜樣、做模範，聽他說什麼，看他做什麼，每天都有悟處、都有感動，就會不知不覺覺得，這個慧命是他老人家救的，他老人家講經一輩子，我不好好學，怎麼良心對得起他？這個念師長恩就出來了。

你看兩位會長他們都是老修行了，深入的經典、走過的路比我們多很多，但是他們都一直陪伴我們，我們都要感受到他們的苦心，都是在護持大家的道業，護持大家弘護正法的事業。什麼事都不能視為理所當然，都應該要珍惜，都應該要感恩。人的善根什麼時候開始下降？覺得應該的就開始下降了。所以我看很多同修你們挺有福報的，你們遇到很好的會長。再來，我感覺你們遇到很好的另一半。你們可要記住一句很重要的話，人在福中要知福，不然善根會往後退。看有一些女眾同修都是被先生這樣護著，護著可不要增長驕氣。

老人家還提到：「學佛最要緊的是師承」，跟一個老師學。這

裡提到：「錯了也要聽，到哪裡去找？」我們聽話不能著在這句話，就開始在那裡鑽牛角尖，錯了也要聽，沒道理吧？全面來看，你跟一個老師學，怎樣的老師？師生的緣你也得慎重，拜師也不能亂拜。好像在密宗它是說，學生也好，老師也好，互相了解三年，不能太激動。這個也有道理，對這麼重要的緣，慎重對待。人生有好多種抉擇是大事，擇偶是大事；擇業也是大事，哪個行業；擇師也是大事。《阿難問事佛吉凶經》教我們「從明師受戒」，那你現在拜的這個老師首先他是什麼？明師，明白的明，過來人。他既然是明師，他對你負責任。所以你看起來他錯，那你怎麼知道他的用意是什麼？你要信任他，你再拜他為師；你都不信任他，你拜他為師幹嘛？那不是浪費彼此的生命嗎？

所以在密宗有一位尊者，大家應該聽過，很有名的修行人，密勒日巴尊者。尊者他跟著他上師，他上師派給他很多苦差事，苦到這個上師的太太都看不下去了，然後暗中幫他忙，看起來是好心，把上師深遠的考慮給破壞了。從外相上看，這上師也太虐待他了吧？你說他都是明師了，他虐待你幹嘛？他虐待你，他就不叫明師了。但是前提是明師，這些你都不能著在一句話上面，它是全面的。成德好像差不多十五年前，剛好有一句話，說上等學子可以禁得起老師的折磨，奮發向上。結果有一個家長聽完這句話之後就說了：

「我好好回去折磨我的孩子。」聽什麼著什麼。你那個折磨不是用情緒的，你那個是真正你是過來人，他的問題出在哪，他必須要接受什麼磨鍊，你是對機在磨他，你不是胡亂磨，最後跟他結怨了。

你要當老師的人，脾氣控制不了，明明發脾氣了，「嚴師出高徒」，那不是自欺欺人！有時候我們在探討一些事情，就有人很執著，「嚴師才能出高徒」。我說你這句話是非常正確的，可是問題是嚴師出高徒是在什麼背景？是這個老師很有德行，以身作則。今

天我們還達不到以身作則，然後又很嚴格要求學生，你說他服不服？所以現在為什麼孩子不服父母、學生不服老師？你說現在的孩子都不懂得尊重老師。有時候這個話還得要冷靜去判斷，還是有些老師現在的孩子也是服他、也是聽他，還是有。一個學校裡面再調皮的孩子，有可能他在某一個老師面前還是很溫馴的。這裡面都要看那看不到的東西，聽那聽不到的聲音，知那不知的事物，都要去觀察，萬法因緣生，客觀去看，個中的關鍵點在哪，都體會到了，我們慢慢很會看人、很會看事了，一看事情，入木三分。

《了凡四訓》說：「春秋諸大夫，見人言動，億而談其禍福，靡不驗者」，看到他的動作就知道他災禍要來了、他福報要來了。就好像《了凡四訓》，看到某一個年輕人要去趕考，「謙光逼人」，這個人一定考上了，果然考上了，有沒有？以前那個《左傳》、《國語》裡面這些古書，看到一個軍隊經過周天子管轄的地方都不按照禮節，這個官員馬上說，「他們這一場仗鐵定大敗」，果然打了敗仗。你說難不難？不難，驕兵必敗，他對天子那麼傲慢，他那個慢心很嚴重了。但是「欲知人者先自知」，我們看自己都看不清楚，跟自己二十四小時在一起都看不清楚，看別人要看清楚不是那麼容易。而且看別人要用真誠心看，不然不知不覺就戴著有色的眼鏡看人，對人有成見。所以誠心可以感通，儒家、佛家都是學用真心、用真誠，不是常常在那裡想，他會不會騙我？他會不會不守信？這個念頭常常都是這些煩惱現前，清淨心都沒了。他真的不守信，怎麼被你猜到了？你好厲害。慢慢慢慢常常在那裡猜來猜去的，猜錯了怎麼辦？所以善護自己的清淨心、真誠心很重要。

所以法它是圓的，你不能聽一句就著那一句。嚴師確實出高徒，為什麼？他嚴格的時候，第一個學生佩服，他的行為首先有這個前提，學生佩服他；再來，他嚴格的時候，學生覺得他是為他好，

這個緣具足。佛家說不能攀緣。所以老和尚說的，有同學，老師從來沒給他好臉色看，但是這些學生感恩，知道老師在教他。李老那時候是李老那時候的狀況，那我們現在的狀況又跟那時候不一樣？當老師的人不一樣，當學生的人也不一樣，你不能硬搬，你得洞察客觀因緣，用正確的心態去面對境界、面對師生的緣。

所以我現在帶很多年輕人，真的，他們現在我可以稱他們年輕人，因為他們的父母有時候還比我小，我不知不覺都已經這樣的輩分了，有點不習慣，但是歲月不饒人。我記得我剛到海口去的時候，望到底下的觀眾沒有一個比我小的，想不到不知不覺我望下去，他的父母都還比我小的。所以真的要珍惜時光，「何不於強健時努力修善，欲何待乎」。這些年輕人也很有善根，說：「老師你對我們狠一點，該罵你就罵」。我笑笑跟他說：「我要罵你們也要有我的本錢。」我今天罵他的那個項目我做得也不怎麼樣，那你說罵完會不會有流弊？他現在很尊重你，可是你罵他的，你自己也做得不怎麼樣，又被他看到了，那你能怪他嗎？所以其實只要用真心，就懂得怎麼去進退了，從相上學東西好像很難，從心上學其實不是很複雜。就像剛剛跟大家舉的，為什麼觀世音菩薩不接受那個供養？無盡意菩薩這麼真誠，他怎麼不接受？他心裡有老師的人，在老師面前還接受人家供養，那個動作做不出來，很自然的就恭敬心。

所以密勒日巴尊者他的上師，很清楚他在跟著他以前殺了多少人的命，造了太多業了，他是用這種善巧在幫他消業。結果上師的太太，就是師母不理解，就反而幫倒忙了。

所以大家看，老人家接著說得好，「老師就是以種種方便成就你的根本智」。我們有分別執著，我們自己看不清楚，善知識知道，他就是以種種方便要把我們這些打掉，你相信他，你做著做著你就明白了。所以老和尚也是給我們示範，守三個條件，老師規定，

那就接受，恭敬，但做一段時間，明白老師的用意了。

種種方便「把你心裡面的妄想分別執著、憂慮牽掛洗刷得乾乾淨淨，你的清淨心現前，你的戒定慧現前，根本智得到了」。我們不從根本智去下功夫，走的就是學術的佛法，知識的積累。記問之學不足以為人師，路可不能走錯了。六種佛教，我們走的是哪一條？「惑道者眾，悟道者少」，老人家這篇開示真聽懂了，真知道怎麼做學生；不知道怎麼做，再好的老師在面前，有時候也得不到益處。師父領進門，修行得靠個人。

老人家提到：「這是老師幫助你最大的成就。」其實成德的觀察，很多人都說，師父上人不講人。他看錯了，任何一個哪怕是十幾歲的孩子真肯學，老人家都真教。你說師父都說好好好，又不說什麼。因為我們根本都是自己的主見，還去問他，還要他背書，他老人家就恆順眾生，好好好。你真請教他，他沒有不教的。我們有這一點福報，還可以跟著老人家做事情，在請教、請示他老人家，都是契理、契機指導我們。甚至於我們講錯話了，比方就在英國蘭彼得，有一次天氣不好，我就講了一句話：「蘭彼得這裡天氣不怎麼好」。師父聽到了，差不多離兩公尺，師父聽到，眼睛炯炯有神看著我，「一切法從心想生」。一輩子都不會忘，這句話一輩子都不會忘。

還有一次跟大家分享過了，去年二月十五號，師父說：「一條龍很重要」。我一聽完很激動，我的性情也是激動型的，我跟老人家說：「弟子願意承擔」。師父那個炯炯有神的眼神又出現了，看著我：「不是你承擔，是佛菩薩祖先承擔，你只要把心用對就好了」。都在破我們的執著點，甚至我們把事情想得很難，他一點你就可以抓到根本。但是這個是無上的法藥，聽完不可須臾離也，馬上要用，不然就糟蹋了這樣無上的開示。修行哪有那麼複雜？不就管

自己的心念而已嗎？只要護好自己的心，跟家人相處就是道場，跟同仁相處也是道場。大作夢中佛事，興建水月道場，「遊步三界，無所罣礙」，把心用對就好，「開示正道，度未度者」。

所以師長老人家這些有批評，點到我們的執著點；有鼓勵，老人家他是應機的，鼓勵還是多一點。為什麼鼓勵多一點？現在人沒信心！你不鼓勵他，他那信心就快沒了，那個信心像風中的蠟燭一樣。所以老人家很有耐性。成德有一陣子也是信心很不足，也是老人家很有耐心，一點一滴支持你、鼓勵你這樣。所以這些恩德真的要放在心上。想想也是很懺悔，還讓師父耗那麼多精神，他老人家已經夠辛苦的，我這個弟子還耗他那麼多心神。

接著說：「達到這個程度，老師就不再叫你跟他在一起，你就可以出去參學。根本智得到之後才有資格參學，參學是廣學多聞，成就後得智。」而這裡面最低標準，根本智真的達不到，還有一個最低標準，老人家在講《了凡四訓》有講到，你最起碼是非、善惡、邪正、利害、真偽要分得清楚才能，不然一參你就參亂了。

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經驗？你問一個問題，問五個人，五個人答案都不怎麼一樣，那要聽誰的？而且告訴大家，你最喜歡聽的那個答案往往都會出問題。人有時候就最不願意接受那個最正確的答案，習慣。比方說我們在論一件事情，最怕聽到的就是那一句「行有不得，反求諸己」，但是事實上這句話才能把我們的正念提起來，反而那個附和我們的人，他很難幫助我們找到問題。

大家在實際的境界裡面，我們要找好老師，要有判斷力。甚至於我們要邀請到道場來，這也是個大事。他只要上了講台，他對當地信眾的影響就很大了，都得把好關，請神容易送神難。所以首先，像我是容易激動，一遇到，他說他聽師父講經十幾年、二十幾年了。先不要激動，不能看這個表象，佛法重實質不重形式。從哪裡

看？從他放下多少習氣看，從他的家庭有沒有改變看，從他做人做事像不像老和尚去看。哪有人說我是跟著老法師學的，結果做人做事都跟老法師不一樣，那他是拿老法師來搞名聞利養的。所以什麼事都不能著急，事緩則圓，你不能聽這個人講了一席話，好，明天就讓他上台了。

所以孔子說，「不以言舉人」，你不能聽完這個人講話你就用他，他講話有沒有帶水分？他有沒有言行一致？還是言過其行？大家要知道，口才好的人，一般比較容易言過其行，不是全部。為什麼？我們把精神都用在口才的鍛鍊，那會不會忽略了心地的功夫？所以為什麼說「工於論人者，察己必疏」？因為都把精神放在去批評別人錯在哪，那其他的時間、精力就用不到看自己了。所以孔子才說：「子貢，你很賢德了嗎？還在批評人，我怎麼都沒有那個閒工夫？」子貢口才很好。你看師生的互動，也對我們後世，他們都是佛菩薩來慈悲表演，提醒我們後世的人。口才好很容易變得批評別人，孔子就抓這個機會教育提醒子貢。而且子貢問君子，孔子怎麼講？「先行其言，而後從之」，你先做到了再說。孔子為什麼在《論語》裡面說「巧言令色，鮮矣仁」？好像這句話還出現兩次，這裡面真的值得我們觀照自己、觀照他人，自覺覺他，自愛愛人。

所以第一個，你要判斷，不能只是聽他講，他像不像老和尚？當然你不能要求他現在全像，他一直在努力，一直在改變，一直愈效法老人家，他跟著他學一定會愈來愈像，這個才是相應了。

再來，現在還有一個現象，跟祖師學，不跟當前的善知識學。比方說舉個例子，五祖不在了，請問我們要跟誰學？你們現在要回到唐朝的那個情境，五祖不在了，跟誰學？我跟五祖學，我以前跟過五祖二十年，我跟五祖學，我不跟六祖學。對不對？可是五祖不在了，五祖的教誨在，我看五祖教誨。他怎麼那麼確定，他看五祖

的有沒有看錯？假如只要我們自己看祖師的註解就能學得好，那幹嘛代代要有傳人？我們就直接跟蓮池大師學就好了，蕩益大師學。所以眼前有傳承的老師你不學，你跑去跟祖師學，這不是挺奇怪的嗎？可是有時候這樣，我們會覺得很厲害，他跟印祖學，他跟某某某某祖師學，不簡單，他還在夢中夢到祖師，聽得你也很佩服。除非說沒有傳人，那就好像孟子，孔子不在了，這個時候至誠去感通。不然明明有傳承的人，你還不跟他學，然後說我要跟五祖學，五祖又不在了。

再來，還有一種情況，他專門把老法師強調的一個東西一直放大，放大到這個最重要。比方說念佛最重要，請問念佛很重要，敦倫盡分重不重要？可是他又一下子強調念佛，強調到執著念佛，敦倫盡分不講了，不用扎根了，你只要佛號念得好，自然根就扎好。你現在講的已經跟老和尚不是很完全相應了。所以請問大家，真正依照善知識的去講去做容不容易？也不是那麼容易，因為每個人他有他的執著、有他的側重點，他講的就已經不是善知識強調的圓融、原話了。而且善知識所講的都是應機的，我們也要看得懂他是在什麼因緣、看到哪些現象，應那個機。

成德也想到，你看許浚他對老師的態度，其實他已經很用功了，你看他到老師的墓前他都懺悔，我還是不能夠念念為苦難的病人，向老師懺悔。他的心境都是做了都沒有留在心上，就好像老和尚教我們的：「做得好是本分，做不好有罪過」。這句話師父在《太上感應篇》有講。《太上感應篇》是老人家跟身邊四眾弟子每天半個小時，成德覺得就像手把手教一樣。大家有沒有觀察一下，老人家講《太上感應篇》的時候比較嚴肅？在攝影棚的時候比較親切，因為那是對大眾的。《太上感應篇》這機會教育，做人做事一有機會就點，昨天發生什麼事、上個禮拜哪件事，怕身邊的人看不懂。

其實我們誠心去學，看這一套光碟，真的就像老和尚手把手帶我們。

師父接著講：「中國古人這個方法用了幾千年，效果卓著。如果不是好辦法，跟現代的教學法不能相比，那早就淘汰掉了。」大家冷靜去觀察，現在雖然受高等教育的很多，真正出國家民族棟梁之材也不是那麼容易的，可是以前的方法代代都出棟梁材。所以我們中華民族炎黃子孫吃了啥虧？喪失民族自信心。現在得從谷底爬起來，得靠我們真幹，做出實驗、做出榜樣。「士不可以不弘毅，任重而道遠」。

所以「這些祖師大德為什麼還要堅持？一定有他的道理。釋迦牟尼佛四十九年所說的一切經，沒有人教他，皆是從自性當中流出來的」。這從理上講，就是你只要清淨心現前，一切法從心想生，你這些正知正見的佛法就流出來了。

所以一切行門以淨心為要，你所有的修行為了什麼？恢復清淨心，就一直放下。所以一門深入、一門深入，怎麼深入？習氣、分別執著，看到了一直對治、一直放下，才能深得了。不是說你一直學一門，然後學了三十年，那是相上一門深入。一門深入是依據這一部經的每一句教誨去放下分別執著，這樣才深入得了。

有些人說：「扎根扎根，我到底要扎多久？」扎根對我們這個時代的人，因為我們不是從小扎的，所以扎根也不要急。但是更重要的是什麼？安住當下。其實扎根不就是去掉貪瞋痴慢嗎？貪瞋痴慢疑。時時能把父母、老師放第一位，這就扎根。扎根不是說你《弟子規》、《太上感應篇》聽三十遍叫扎根，那是一種手段。不是說你聽三十遍就叫根扎好了，佛法重實質不重形式。所以佛門要提升悟性一定是解行相應，甚至於行更重要，「佛法貴行，不貴不行。但能勤行」，很勤奮的，體會一句就去做一句，「縱復寡聞，亦

先入道」，你聽的不是很多，可是你先入道了。這個是《大智度論》龍樹菩薩教導的。我們不舉別人，鍋漏匠聽了多少法？就見他師父一次吧？「你就念這句阿彌陀佛」，他也沒有問為什麼要念？要念多久？我都念了沒怎麼樣怎麼辦？都沒有這些念頭，那他就是一句，依教奉行。

所以師父說：「悟了之後，問題就解決了。」所以我們學習的目標是智慧，開悟、智慧。一般的人他從小習慣就是灌輸性、知識性的記憶，所以你現在要跟他們講這個，有時候一下子他轉不過彎來，可是你自己先做，你做到了，他就會肯來了解了。

我記得我有一個同學，他跟我在討論事情，然後聊聊聊，他是從小他一個人待在家裡，然後他房間裡面一堆書，他一直看書、一直看書、一直看書，看了好多書；我是從小愛玩，不看書，當然誤了很多時間。結果他跟我談完話，他就說了一句話，我同學他那時候叫著我的名字：「我的腦子可不可以跟你的腦子換一下？」他自己覺得他這樣思考很累。因為他看了太多書了，他也記了很多東西，然後再跟人家論，這個時候要用哪一個人講的話、哪個理論什麼。其實他引用的那些人都不是徹底覺悟的人，也都有他的分別執著。

所以「經師易遇，人師難遭」，遇到一個修行過來人給我們講，那我們真的是大福報。我們遇到師父，我以前那些想法不對，丟垃圾桶裡面去了，「從後種種譬如今日生」，師父現在教什麼，我們放在心上，跟人一談話，師父的教誨就上來了。所以用心如鏡，師父是這麼教我們的，沒有事，心裡也不打妄想，佛號提起來；剛好有人跟你討論事情了，真誠提起來，去應這個緣分；談完了沒事了，佛號再提起來。就心妄念愈來愈少，處理事情，心清淨的話，就很有靈感，這都是師父表演給我們看的。

好，今天時間已經超過了，謝謝大家的參與，阿彌陀佛。

——恭錄自：弘護人才扎根班（第十六集）

2020/10/4 檔名：55-164-0016